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詩緝卷二十七

宋　嚴粲　撰

生民之什　大雅

生民尊祖也疏曰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天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俱為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是同祖於天故為尊也○今曰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后稷生於姜嫄音原○釋文曰姜姓嫄名有邰氏之女后稷母也邰音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箋曰時是也姜姓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為高辛氏之世妃○疏曰毛

以稷為嚳之子鄭以為帝嚳傳十世堯非嚳子姜嫄不得為帝嚳之妃謂為其後世子孫之妃 **生民如何克禋克祀** 禋音因○疏曰外傳云精意以享曰禋 **以弗無子** 傳曰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高禖焉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韣音獨弓衣也○箋曰弗之言祓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疏曰燕來主為産乳故重其始至之日用太牢祭天而以先禖者配之變媒言禖者神之也弗音祓 **履帝武敏歆** 傳曰履踐也武迹也敏疾也○箋曰帝上帝也○疏曰踐迹者謂隨後行耳○今曰履隨也帝武猶言祖武非實有足迹也 歆感動也 **攸介攸止** 疏曰介祐祚也 **載震載夙** 傳曰震動也夙早也○疏曰動謂懷任而身動也左傳云邑姜方震大叔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為震也 **載生載育** 傳曰育長也

時維后稷

首章述姜嫄禱而生后稷也其初生此民者誰與是維姜姓之女名嫄也以民賴后稷播種而生而后稷又生於姜嫄生后稷所以生此民也又問姜嫄之生此民其事如何乎下說姜嫄生后稷之事姜嫄為高辛氏後世子孫之妃能精意以享能備禮以祀祈于高禖之神以祓除其無子之疾天帝本無迹今其来格若有步武之迹姜嫄奉事周旋若隨天帝之步武

即有所感也履帝武言祭神如神在洋洋乎如在其左右也敏歆言感動之速大意言上帝降格即有身耳不必如鄭氏説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也於是神介助之依止之則震動而有身則夙早而不遲則生産之則長育之是為后稷也閟宫言彌月不遲謂滿十月即生是早也○詩書凡言天帝而假人事言之者皆形容之辭不必執其迹也監觀四方乃睠西顧不必天實有眼聞于上帝不必天實有耳帝謂文王

于帝其訓不必天實有言至言祭祀曰神具醉止曰神嗜飲食曰神保聿歸曰田祖有神若與神親相接者見神人來格之意耳若稷果生於巨人迹則其事甚異閟宮之詩當首言之今止言上帝是依而已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即上帝是依之謂也古無巨迹之説特列子異端司馬遷好奇鄭氏信讖緯以帝武疑似之辭藉口而為是説耳至謂姜嫄無人道而生子謬於理而妨於教莫此為甚神怪之事聖人所不

語若詩言巨迹聖人刪之久矣毛氏不信神怪其說甚正後世猶未盡從者謂其以帝為帝嚳耳帝為帝嚳則稷乃堯之親弟堯有賢弟在位七十載而不能用待舜乃舉之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此說者所以疑之今依毛以敏為疾而不用其帝為高辛之說依鄭以帝為上帝而不用其敏為拇指之說合二家而去取之可以析衷矣天地之始固有化生者此可以言鴻荒

之始不可以言稷或又以為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神人之生必有異於人辭則羙矣非事實也古今大聖人莫如帝舜文王孔子其生不聞有異於人也李氏曰彼以契生於卵稷生於巨迹者乃引經疑似之言以惑世也詩本無有也歐陽氏云秦漢之間學者喜為異說高辛四妃皆以神異而生子蓋堯有盛德稷契後世皆王天下數百年學者喜為之稱述欲神其事故務為其說洪駒父亦云堯舜與人同耳血氣之類父施母生耳聽目視二足而言是聖智愚不肖之所同也何必有恢詭譎怪之事然後為聖且賢哉稷名曰棄必是見棄但不知其見棄之由闕之可也

誕彌厥月 誕音但彌音眉○朱氏曰誕發語辭也○傳曰彌終也○箋曰終十月而生 先生如達 鄭音撻毛如字○朱氏曰先生首生也○說文曰達小羊也○箋曰羊子也○疏曰人之產子先生者多難薛琮答韋昭云羊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羜大曰羊羊子以生之易故比之 不坼不副 坼音策副音辟舊孚辟反○今考曲禮上為天子削瓜者副之本注云析也普逼反是音辟也韻拍逼反音同○疏曰坼副皆裂也楚世家云陸終娶於鬼方氏曰女潰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焉剖其右脇獲三人焉削瓜者副之是副為裂也 無菑無害 菑音災 以赫厥靈 傳曰赫顯也 上帝不寧不康禋祀 箋曰康寧皆安也 居然生子 疏曰居然無病

次章述稷生之易也姜嫄之孕后稷終滿懷任之十

月而生之婦人初產則多難此后稷是首生之子乃如羊子之易不坼副不副裂無菑殃無患害是天顯其神靈異於常人也上帝豈不安寧之乎豈不安享其禋祀乎而使之安然無病而生子也

誕寘之隘巷寘音志隘於懈反巷戶降反○傳曰寘置也牛羊腓字之腓音肥○傳曰腓避也字愛也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朱氏曰會值也誕寘之寒冰疏曰姜嫄以玄鳥至月而禋祀在母十月而生稷其生正當冰月鳥覆翼之傳曰一翼覆之一翼藉之○蘇氏曰覆蓋也翼藉也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呱音孤○蘇氏曰呱泣聲也書啟呱呱

呱而泣○朱氏曰泣則不死也實覃實訏覃音譚訏音吁○傳曰覃長也訏大也厥聲載路錢氏曰載語助也路路謂聞於路也

三章述稷生而見棄之事置之於狹隘巷中牛羊腓避而字愛之嬰兒未有所知當爲牛羊所踐今乃避而愛之牛羊而避人者理之常也又棄此后稷置之平地林木之中值有人往伐平林伐木之人見而收取之嬰兒之在林野當爲禽獸所害乃值人收取之亦是常理又棄此后稷置之寒氷之上有大鳥來以

一翼覆蓋之一翼藉之則為異甚矣人乃往收取鳥飛去矣后稷遂呱呱然而泣其泣聲覃長而訏大在平林而聞於路也舊以實覃實訏厥聲載路在下章朱氏移在此今從之兒生泣聲長大亦為福祥鮮見斯干

誕實匍匐（匍音蒲匐音白又音服○鮮見邶谷風）克岐克嶷（岐音其嶷音逆魚極反○曹氏曰岐嶷言其能立也○今曰岐嶷承匍匐之下則為能立傳以岐為知以嶷為識今不從）以就口食（朱氏曰口食自能食也蓋六七歲時也）蓺之荏菽（蓺字亦作藝荏音稔○箋曰蓺種也荏菽

大豆也○釋草曰戎菽謂之荏菽○釋曰孫炎云大豆也樊光李巡郭氏皆云今胡豆管子云北戎山戎出冬葱及荏菽布之天下今之胡豆是也荏菽旆旆音佩○傳曰旆旆長也長如字○朱氏曰旆旆揚起也○錢氏曰如旗之旆也禾役穟穟音遂○傳曰役列也○疏曰種禾則有行列○錢氏曰穟與穗通穟穟禾多穗也麻麥幪幪莫孔反○傳曰幪幪茂盛也○曹氏曰蒙密也瓜瓞唪唪瓞音迭唪布孔反傳曰唪唪多實也

四章述稷幼好種殖之事也后稷之生其始實能匍而手行匐而伏地稍長則岐嶷而能立免乳以就口食纔始能食其嬉戲之時即有種殖之志種蓺大豆

其大豆斾斾然揚起禾之行列𦬊𦬊然多𦬊麻麥則幪幪然蒙密瓜瓞則唪唪然多實異於常人所種也

疏曰周本紀云棄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殖麻麥麻麥美即此章是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相去聲○傳曰相助也○張子曰他人之穡則任其自然惟后稷之穡則盡人力之助有相之之道焉賛化育之一端歟○今曰有輔相之道即茀草一端可以類見茀厥豐草茀音弗○傳曰茀治也○王氏曰草盛曰茀治茀亦謂之茀猶治亂謂之亂○箋曰豐茂也種之黄茂種上聲○傳曰種之黄色者惟黍稷耳實方實苞傳曰方極畝也○箋曰方齊等也○疏曰毛言地皆方正有苗鄭言齊等與傳極畝亦同但齊等據苗均極畝據地滿耳○今曰禹貢草

木漸包注云叢生相包一本作苞毛以為本鄭以為茂其意則一言苞生成叢也詩中凡言苞並同

實種實褎

種上聲褎音又○箋曰種生不雜也○傳曰褎長也

實發實秀

錢氏曰發生莖也○長樂劉氏曰秀將實也○今曰論語秀而不實朱氏解云吐華曰秀是禾生花而將實也

實堅實好

今曰堅成實而堅也大田既堅言於既阜之下阜為成實未堅故堅為成實而堅也○好鮮見大田

實穎實栗

傳曰穎垂穎也栗其實栗栗然○今曰書異畝同穎注穎穟也是垂穟也○箋曰栗成就也○疏曰左傳云嘉栗旨酒服虔云穀之初熟為栗○王氏曰栗不秕也秕音匕

即有邰家室

邰音台○釋文曰邰今京兆武功縣○傳曰邰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疏曰杜預云武功縣所治斄城是也此邰為后稷之母家其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絕滅或遷之也所斄音台與邰同

五章述后稷掌稼穡而封邰也后稷稼穡有輔相造化之道教民先治去其豐茂之草然後擇其種之黄色而茂盛者擇種之後始種蓺之下乃言禾生之次序始而苗中而秀末而實也方者極盡壟畝方正齊等是苗生之始也既方矣則欲其苞而成叢既苞矣則欲其種而不雜既種矣則欲其褎而長以上言禾之苗也既褎矣則欲其發而生莖既發矣則欲其秀而吐華以上言禾之秀也既秀矣則欲其堅而成實

既堅矣則欲其好而無損壞既好矣則欲其穎而垂穟既穎矣則欲其粟而成就以上言禾之實也所以詳言其成熟之次序者見稼穡之艱難非一日所能致或苗而不秀或秀而不實滅裂耕者報之亦滅裂鹵莽耘者報之亦鹵莽今后稷能教民以盡人事故其穡如此堯於是封之於邰使就邰之家室○大田言既方既皁鄭氏以方為孚甲始生此詩言實方實苞鄭氏以方為齊等二方字異義何也葢大田言既

方既皁既堅既好皆言穀之成熟故方為孚甲始生

此詩言實方實苞實發實秀發方生莖秀方吐華故

方為齊等言苗生之齊未有孚甲也大田言既種既

戒鄭氏以種為擇其種此詩言實種實褎鄭氏以種

為生不雜二種字異義何也盖大田言既種既戒在

未耕之前故為擇其種此詩前言種之黄茂已是擇

種繼言實種實褎在方苞之後故為生不雜也

誕降嘉種朱氏曰降言教民稼穡是降於民也書云稷降播種是也維秬維秠秬音巨秠

音匪韻披之上○傳曰秬黑黍也○釋草曰秬一稃二米稃音孚穀皮也○李廵曰秬是黑黍之大名黑黍之中一稃有二米者别名之為秠○䟽曰秬秠皆黑黍而春官鬯人注云秬如黑黍一稃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為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秬有二等一米亦可為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唯裸為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用之秠即皮也

維穈維芑 穈音門芑音起○釋草曰虋赤苗芑白苗虋穈同○郭璞曰穈今之赤粱粟芑今之白粱粟穈芑皆好穀也

恒之秬秠 恒音亘本又作亘○傳曰恒徧也○䟽曰言種之廣多○今曰恒音衡訓常也久也無别音唯亘字古鄧反訓通也徧也竟也今毛訓徧則本作亘者為是

是穫是畝 箋曰成熟則穫而畝計之○今曰計所穫也

恒之穈芑

是任是負 任音壬○王氏曰任肩任之也負背負之也○蘇氏曰任擔也

以歸肇祀 傳曰

肇始也○王氏曰后稷始受國為祭主故曰肇祀○李氏曰只當從王氏以后稷肇祀為祭宗廟末章為配天

毛鄭謂后稷得郊祀是誣后稷也

六章述后稷封邰之後教其國人播種嘉穀將以祭祀宗廟也秬秠穈芑四者皆嘉穀鬱鬯又用黑黍故后稷擇嘉種而降於民以教其耕種其嘉種維黑黍之秬也維黑黍而一稃二米之秠也維赤粱粟之穈也維白粱粟之芑也乃徧種之以秬秠至熟時則於是穫刈之於是畝計之徧種之以穈芑至熟時則於

是肩任之於是背負之以歸而始祭焉后稷封邰初

祭宗廟也

誕我祀如何朱氏曰我祀承上章而言后稷之祀也或舂或揄舂傷容反揄音由又音俞○釋文曰舂擣也○傳曰揄抒臼也抒殊之上謂取出也○疏曰謂抒米以出臼或簸或蹂簸波之上蹂音柔○傳曰簸糠也○長樂劉氏曰蹂以秜其穗○疏曰蹂踐其黍然後舂之文當在舂之上以揄簸俱是舂進令與舂相近且退蹂以為韻也釋之叟叟音蒐○傳曰釋淅米也洮洮音陶烝之浮浮傳曰浮浮氣也叟叟聲也也淅音昔○疏曰謂傳曰叟叟聲也載謀載惟箋曰惟思也○今曰惟思之專也○李氏曰欲其無所不謹無所不備也取蕭祭脂曰蕭香蒿也牛尾蒿也解見蓼蕭○

箋曰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爇之行神之位爇如悅反○疏曰蕭合黍稷臭陽達于墻屋故既奠然後爇蕭合羶薌皆郊特牲文爇燒也言宗廟之祭以香蒿合黍稷燒之以合其馨香之氣使人歆饗之此言祭脂彼不言脂彼言黍稷此不言黍稷皆文不具耳焫音爇薌音馨香○朱氏曰取蕭祭脂宗廟之祭

取羝以軷

羝音抵軷音跋○傳曰羝牡羊也軷道祭也○疏曰道祭謂祭道神秋官犬人云凡祭祀供犬牲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此用羝亦伏體軷上○曹氏曰內言焫蕭外言釋軷則羣祀皆舉矣

載燔載烈

燔音煩○燔爇見楚茨○傳曰貫之加于火曰烈○箋曰燔烈其肉○疏曰烈是火猛之意不可近燒故云貫之加於火上即今之炙肉也燔是近火燒之炙是遠火炙之○今曰如疏之言是烈亦炙也

以興嗣歲

今曰嗣歲者繼今歲謂來年也

七章乃述后稷祭祀之事也我后稷之祭祀其禮如何先以所得秬秠穈芑之粟或使人舂之或使人揄出之或使人簸揚其糠或使人蹂踐其禾取穀以繼之言各有司存並皆敏疾也既蹂舂得米乃浸之於盆而淅之其聲叟叟然又盛之於甑而烝之其氣浮浮然以為酒醴及簠簋之實也及戒祭祀之事則又謀度之則又思惟之無所不致其謹也於是或取蕭之香草與祭牲之脂膏而爇燒之為宗廟之祭諸侯

之祭莫大於宗廟也又或取牡羊以為犯軷之祭軷道祭也祭七祀之行神也諸侯有朝聘之事則軷祭上自宗廟下至軷祭羣祀該舉之矣或取肉傅火而燔之或取肉貫之加火而烈之纖悉無不盡矣凡此者皆欲以興起来歲之事謂禱其又豐也不曰来歲而曰嗣歲欲其豐年相續也○夏官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注云行山曰軷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菩音負又音倍芻音初既祭以車轢之而去轢音歷喻

無險難也邶泉水疏引春秋傳云跋涉山川然則軷山行道之名也○鄭氏於楚茨或燔或炙以炙為炙肝此詩烈亦炙也乃云燔烈其肉蓋鄭意以楚茨言宗廟之祭特牲以肝配燔故炙為炙肝此詩為后稷將郊而先軷祭以上皆言軷祭之事故烈為烈其肉令以此詩言燔烈為總說宗廟及軷祭非專指軷也

卬盛于豆卬盛音昂成○朱氏曰此章言尊祖配天之祭○傳曰卬我也木曰豆薦菹醢也○疏曰釋器云木豆謂之豆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于豆于登傳曰瓦曰登大羹也○箋曰祀天用

瓦豆陶器質也○疏曰釋器云瓦豆謂之登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湆不和實於登大古之羹不調以鹽菜湆肉汁也湆音泣○今曰登升之登無ノ豆登之登有ノ**其香始升上帝居歆**箋曰居安也歆饗也**胡臭亶時**箋曰胡何也亶誠也○朱氏曰臭香也○李氏曰言祭得其時也士冠禮云嘉薦亶時○時有考見魚麗**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迄欣之入○傳曰迄至也○李氏曰使我子孫無有罪悔至于今而有天下也

末章言尊后稷以配天也我今以菹醢盛之于木豆又以大羹盛之于瓦登器用陶匏大羹不和禮至簡也其馨香之氣始升於上而上帝已安饗之何香臭

之誠得其時乎言天之所饗不在物也盖天生后稷以養民后稷能教民稼穡以相天故以功封邰而祀宗廟為周家祭祀之始天心眷之久矣自后稷肇祀以来子孫世脩其業不敢失墜以獲罪于天遂至今日得以成王業而郊天天之歆饗盖在此耳周之郊也因稷而致所謂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尊后稷以配天不亦宜乎○我將文王配帝之詩生民后稷配天之詩也我將言牛羊不足以必天之右惟儀式刑文

王之典庶天心右饗之此詩言豈登何足以致帝之

歆惟世脩后稷之業乃有今日其意皆相類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行葦音偉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九族解見王外尊事黄耇音茍○黄耇解見南山有臺養老乞言以成其

福禄焉詩記曰自周家忠厚以下論成周盛德至治則得之然非此詩之義也意者講師見序有忠厚之語而附益之歟

敦彼行葦敦音團○傳曰敦聚貌行道也○曰大者葭蘆葦一名華一物而四名解見七月○䟽曰

葦初生為葭此禁牛羊勿踐則是春夏時事而言葦者此愛其為人用人之所用在於成葦故以成形名之

牛羊勿踐履朱氏曰勿禁止之辭方苞方體苞觧見生民○張子曰草叢生以喻兄弟○箋曰體成形也○曹氏曰幹也○錢氏曰成莖也維葉泥泥上聲○傳曰葉初生泥泥○今曰萋蕭零露泥泥為霑濡貌則此言泥泥是潤澤之意蓋泥泥是濕也戚戚兄弟傳曰戚戚內相親也○詩記曰惟體之深者為能識之莫遠具爾朱氏曰莫猶勿也○箋曰具猶俱也○蘇氏曰爾近也○今曰地官肆長云實相近者相爾也注爾亦近也

首章發兄弟之愛也興也言敦敦然聚者是彼道傍之蘆葦勿令牛羊踐履之此葦方苞而成叢方體而

成莖其葉初生泥泥然潤澤而可愛恐傷之乎葦之叢生如兄弟之聚也戚戚然親愛之兄弟切莫疎遠宜俱相親近也○此詩以行葦興兄弟維葉泥泥戚戚兄弟之辭體察精微懇欵親切惻然惟恐傷之千載之下猶能使人興起也詩記曰此詩毛氏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析為八章以文義考之當從毛氏一章以行葦興兄弟宜作六句二章言陳設宜作四句三章言燕樂宜作六句後四章則不可增損毛鄭所同也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忠厚之意藹然見於言語之外矣下章之燕樂皆所以樂乎此也

或肆之筵音延○傳曰肆陳也或授之几箋曰兄弟之年稚者為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曹氏曰几尊者憑之以為安肆筵設席傳曰設席重席也○疏曰既言肆筵上又設席故知重席也不過下莞上簟而已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則在下為鋪陳在上人所蹈藉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授几有緝御箋曰緝猶續也御侍也相續代而侍者○疏曰凡御者皆侍其側○長樂劉氏曰不暫闕其侍從也○李氏曰緝御即所謂吏僕是也

次章述陳設也或陳之以筵謂行燕禮也或授之以几優老也兄弟之年稚者鋪筵而已老者則鋪筵而又設席於筵之上加重席也老者既授以几又有相

續代而侍者

或獻或酢 音昨○箋曰進酒於客曰獻客荅之曰酢 洗爵奠斝 音嘏○傳曰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醆音盞○箋曰主人又洗爵酬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疏曰王與族人燕以異姓為賓宰夫為主人所洗所奠猶一物也而云洗爵奠斝似是異器故辨之云斝爵也爵酒器之大名故儀禮飲觶者亦云卒爵是爵為總稱作者因洗奠之別更變其文耳夏曰醆以下皆明堂位文引之者明斝非周器為之斝者彼注為畫禾稼也觶音志 醓醢以薦 醓他感反嗿音同醢音海○箋曰薦之禮非菹則醢醢○疏曰李巡云以肉作醬曰醢天官醢人注云醢肉汁也用肉為醢特有多汁故以醢為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鴈之屬為之名也 或燔或炙 燔音煩炙音隻○箋曰燔用肉炙用肝○鮮見楚茨 嘉殽脾

臄脾音皮臄渠畧反○傳曰臄函也○箋曰以脾函為加故謂之嘉○疏曰燔炙是正饌以脾函為加助服虔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說文曰函舌也又曰口裏肉也

或歌或咢音鄂○傳曰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咢比音備○疏曰經傳諸言歌者皆以絃和之孫炎云咢聲驚咢也

三章述燕樂也燕兄弟之時或主人進酒而獻之於賓賓既卒爵酌而酢主人主人卒飲又洗爵以酬賓賓受而奠此斝不復舉之斝即爵也有肉醬多汁之醓醢以薦進之又或入火以燔其肉或近火以炙其肝以為羞其正饌之外所加善殽則有脾與臄又作

樂助歡或歌而比於琴瑟或咢而徒擊鼓親親之厚也李氏曰言侍御獻醻飲食歌樂之盛也○今考燕禮諸侯燕其臣以膳宰為主人主人獻賓賓卒爵賓洗爵酢主人主人卒爵主人獻公公卒爵公酌酢主人主人卒爵於是主人酌以酬賓賓遂奠而不舉也

敦弓既堅敦音彫○傳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疏曰敦與彫古今字之異彫是畫飾之義弓人為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李氏曰荀子曰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何休公羊注亦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此言敦弓即所謂天子

彤弓也○朱氏曰堅猶勁也

四鍭既鈞 鍭音候又音侯○釋文曰鍭矢名○傳曰鍭矢三亭○疏曰三亭謂三分矢一在前二在後輕重鈞亭四矢皆然故言四鍭既鈞冬官矢人為鍭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鍭則鍭者鐵鏃之矢名也鐵音鐵

舍矢既均 舍音捨○傳曰已均中蓺○箋曰舍釋也蓺質也○疏曰舍放矢也四矢皆中也

序賓以賢 丘氏曰射以中多者為賢○朱氏曰投壺云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均則曰左右均是也

四章五章述燕射也既燕燕族人而射以為樂其天子親所射彤畫之弓既堅勁矣其四矢既輕重鈞停矣放舍此矢既均而皆中矣次序衆賓以射中多者為

賢也諸臣不必畫弓以天子之燕射故舉天子之弓言之耳○鄭以為將養老擇士大射王肅以為燕射

詩記從王詩記曰以詩之所叙考之儀禮王肅之說是也然學者讀此詩當深挹順弟和樂之風以自陶冶若一一拘牽禮文則其味薄矣

敦弓既句溝之去○疏曰彀與句字異音義同引滿也既挾四鍭挾音浹又音協○箋曰射禮搢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鍭則已徧釋之○疏曰搢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今曰儀禮鄉射大射皆云搢三挾一个又云挾乘矢注云方持弦矢曰挾弦縱而矢橫為方凡挾矢於二指之間橫之謂左手執弓把見矢鏃於把外右手大指鉤

弦二指挾持其矢故弦縱而矢橫弦與矢作十字故方也凡兩物夾一物曰挾此矢在弦之外二指之內故曰挾

四鍭如樹 丘氏曰如以手植之○曹氏曰言其巧且力也 **序賓以不侮** 朱氏曰不侮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為儁以不侮為德

敦弓既引滿四鍭皆已挾則徧釋之矣四鍭皆中如以手植之然其序以不侮為貴尚德也不以中多陵人也

曾孫維主 傳曰曾孫成王也 **酒醴維醹** 音乳○傳曰醹厚也○疏曰謂酒之醇者 **酌以大斗** 傳曰大斗長三尺也○疏曰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

也此蓋從大器挹之以樽用此勺耳　以祈黃耇疏曰祈求也○
其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
黃耇鮐見
南山有臺
六章述既射而復終燕因以乞言也為之主者成王
也其酒醴皆醇厚矣遂以長柄大斗從大器中酌之
於樽以為醴而求於黃耇之人謂乞言也二章言授
几緝御之事則凡弟之中有老者存焉古者燕飲於
旅也語必因以求誨言於老成人凡一話一言皆足
以為薰陶漸染之益不徒為燕樂也

黄耇台背台音胎徐又音臺○傳曰台背大老也○箋曰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鮐音臺○䟽曰郭璞云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劉熈釋名云九十曰鮐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音其○傳曰祺吉也以介景福箋曰介助也景大也

七章終上章乞言之意也成王乞言於黄耇台背之大老此大老告成王以善道引而導之翼而輔之以成其德故自天祐之成王得壽考吉祥助其大福也

行葦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作八章章四句

今從毛氏

既醉大平也大音泰後大平皆放此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行去聲

此詩成王祭畢而燕羣臣也大平無事而後君臣可以燕飲相樂故曰大平也講師言醉酒飽德止是首章二語又言人有士君子之行非詩意矣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朱氏曰德王之德也○陳氏曰燕接之間恩澤充足故言既飽以德

君子萬年箋曰君子斥成王也介爾景福

成王與羣臣祭畢而燕於寢羣臣美之言成王既醉

我以酒矣燕接之間恩澤充足既飽我以德矣無以報上顧其享萬年之壽而天助爾大福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箋曰殽俎實也○疏曰歸俎者以牲體實之於俎也楚茨篇為俎孔碩或燔或炙○詩記曰國語晉獻公令司正實爵與史蘇云嘗女以爵罰女以無殽○傳曰將行也○朱氏曰亦奉持而進之意君子萬年介爾昭明丘氏曰謂發其智慮也

羣臣又欲天助成王以昭明之德

昭明有融朱氏曰融明之盛也春秋傳云明而未融高朗令終朗郎之上○傳曰朗明也○朱氏曰虛明也令終善終也令終有俶音黜○傳曰俶始也公尸嘉告協韻音谷○傳

曰公尸天子以卿○疏曰白虎通引曾子云王者宗廟以卿為尸不以公為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為尸白虎通又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為尸盖天地山川得用公也○詩記曰周之追王止於大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也○箋曰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

羣臣祝成王昭明而又極於融融者一理混融徹上徹下無復凝滯明之盛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始明終昏者多矣故又祝其高明而善終也過而後改迷而後復不若有始有卒之盡善故祝其善終而又欲其有始如太甲有終而無始不得為全善矣成王以

幼冲嗣服當善其終當謹其始乃始終如一也令終
有俶猶仲虺言謹厥終惟其始伊尹言慎終于始也
能如是則神降之福公尸以善言来告矣○舊說以
令終為考終命此非臣子祝君之辭也一章二章方
祝君以萬年不應三章遽祝以考終命其言不倫由
鄭氏鑿說以景福為五福孔氏遂牽合謂令終為考
終命然鄭箋令終云以善名終則鄭意亦不然孔求
之過耳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箋曰靜嘉潔清而美也○長樂劉氏曰靜言其滌濯且敬也嘉言其新美而時也○陳氏曰傳所謂馨香無讒慝之意也朋友攸攝朱氏曰朋友指助祭者○疏曰攝者收斂之意○蘇氏曰檢也攝以威儀疏曰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漆音切

公尸所告者其言如何乎言汝籩豆所盛之物潔靜而嘉美汝之朋友助祭者能相檢攝而佐助之其檢攝以威儀莫有惰容也設為嘏辭以見主祭與助祭者皆當神意也黃氏曰祭不在物而在誠誠之所可見者寓於威儀之間

威儀孔時箋曰孔甚也時宜也君子有孝子箋曰有孝子之行孝子不匱

傳曰匱竭也○今曰祭義云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永錫爾類箋曰長以與汝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云頴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施音異

上章設爲嘏辭此章以下則承嘏辭之意而衍之言威儀甚得其宜者此由成王有孝子之行也祭義說祭祀奉承薦進之容貌皆以孝子言之盖因其容貌之形見以知其孝敬之深厚即此詩之意也孝子之行無有匱竭能化天下皆爲孝是永錫爾類也聖人之於民類也同此類則同此心孝者人心之同然以

心感心放之四海而準是錫類也洪範錫福之意亦如此祭祀稱孝子其来尚矣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音閫○傳曰壼廣也○釋宫曰宫中巷謂之壼○今曰宫中巷者由内出外之路喻行於家而達於外也故毛以為推廣之義君子萬年永錫祚胤祚音胙胤羊刄反○箋曰祚福祚也○傳曰胤嗣也○朱氏曰子孫也

其錫類何如乎王者之化由室家而推之天下如宫中之巷由内而行出於外也成王能如此宜其享萬年之壽而天又錫之以福祚及繼嗣之子孫也

其胥維何天被爾祿被音避○箋曰被被也君子萬年景命有僕李氏曰僕屬而不絶○今曰孟子僕僕亟拜言拜之頻煩亦不絶之意

其天錫以繼嗣者如何乎乃天覆被女以福祿使有萬年之壽而大命僕屬不絶也此章問以繼嗣而言福祚者言天錫以繼嗣故福祚不絶也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音离○傳曰釐予也○箋曰女士女而士有行者釐爾女士從以孫子箋曰從隨也

其大命之僕屬如何乎乃天錫以女而有士行者以

為妃又使生賢智之子孫以隨之此章問以福祚而言繼嗣者言天錫以福祚故繼嗣繁昌也與上章互言之耳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音符鷖伊守成也疏曰物極則反或將喪之成之既難守亦不易故美其能守之也太平之君子箋曰君子斥成王也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祇音其樂音洛○疏曰神者天神祇者地神祖考則人神也

祭天神地祇祖考皆有尸五章皆言公尸又四章言

既燕于宗毛以為皆言祭宗廟其說是也疏曰毛以為皆祭宗廟則是祖考耳而兼言神祇者以推心事神其致一也能事宗廟則亦能事天地因祖考而廣言神祇明其皆安樂之也

鳧鷖在涇曹氏曰鳧野鶩也鶩音木○釋鳥曰鷉沉鳧鷉音施又音彌○郭璞曰鳧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為鷉○陸璣曰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願者也○疏曰蒼頡解詁云鷖鷗也○涇觧見邶谷風公尸來燕來寧公尸解見既醉○箋曰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疏曰言公尸來燕則是祭後燕尸非祭時也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尸即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繹以祭之明日春秋宣八年言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是謂在明日也此公尸來燕是

繹祭之事爾酒既清箋曰爾成王也爾殽既馨傳曰馨香之遠聞也公尸燕飲福禄来成

興也祭之明日行燕尸之禮鎬京近涇水指土地所見言之野鳧與鷖鷗皆水鳥也水鳥在水中得其所喻公尸来燕而安寧也成王酒清殽馨以與公尸燕飲故神以福禄来成汝矣○渭水東流先會豐而後會涇豐水自南而入渭涇水自西北而入渭文王居豐在豐水之西則越豐而後至涇武王居鎬在豐水

之東則去涇近矣張衡西京賦云欽豐吐鎬據渭踞涇見涇水近鎬也欽呼合反

鳬鷖在沙傳曰沙水傍也○䟽曰需卦需于沙注云沙接水者公尸來燕來宜令曰來而宜之也之謂樂之也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禄來為去聲○箋曰為猶助也

鳬鷖在渚音煑○觧見江有汜公尸來燕來處音杵○傳曰處止也爾酒既滑胥之上○毛伐木傳曰滑茜之也茜與縮音義同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泲亦作濟上聲也爾殽伊脯䟽曰乾脯也公尸燕飲福禄來下

鳧鷖在潨音崇○傳曰潨水會也○說文曰小水入大水也公尸來燕來宗傳曰宗尊也○李氏曰來居尊位也既燕于宗疏曰燕于宗廟福祿攸降戶江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呂氏曰崇積而高大也

鳧鷖在亹音門○傳曰亹山絕水也○曰亹謂山當水路令水勢斷絕也西漢地理志金城郡有浩亹縣注云浩水名也亹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也浩音告公尸來止熏熏傳曰熏熏和悅也旨酒欣欣傳曰欣欣樂也燔炙芬芬傳曰芬芬香也公尸燕飲無有後艱今曰後艱猶後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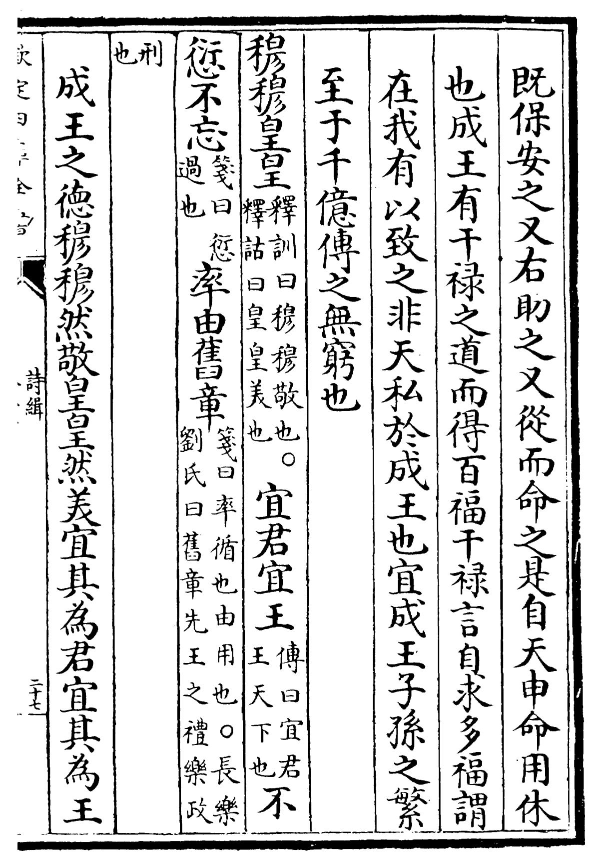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樂音暇洛嘉成王也疏曰正詩例不言美以見為經之正因訓假為嘉故轉經以見義

假樂君子傳曰假嘉也○令曰左傳中庸皆作嘉樂則假訓為嘉也顯顯令德宜民宜人陳氏曰民在下之民也人在位之人也○疏曰能安民能官人其文與此相類受祿于天

言可嘉樂者此成王也有顯顯之善德宜其在下之民謂萬姓以和也宜其在位之人謂百官以和也人民皆宜是可嘉樂以此能受福祿於天也

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傳曰申重也重去聲干祿百福箋曰干求也子孫千億箋曰十萬曰億○餴見楚茨


既保安之又右助之又從而命之是自天申命用休也成王有干祿之道而得百福干祿言自求多福謂在我有以致之非天私於成王也宜成王子孫之繁至于千億傳之無窮也

穆穆皇皇釋訓曰穆穆敬也○釋詁曰皇皇美也宜君宜王傳曰宜君王天下也不愆不忘箋曰愆過也率由舊章箋曰率循也由用也○長樂劉氏曰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

成王之德穆穆然敬皇皇然美宜其為君宜其為王

也又不愆過不遺忘以循用先王之舊法○鄭氏以穆穆皇皇宜君宜王為子孫以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復為成王文意斷續此由分章之誤也穆穆皇皇與抑抑秩秩一體率由舊章與率由羣匹相對皆言成王也宜君宜王即所謂宜民宜人也

威儀抑抑實之初筵傳曰抑抑慎密也德音秩秩傳曰秩秩有常也○錢氏曰有序也無怨無惡烏路反又如字率由羣匹今曰羣耦謂衆同德之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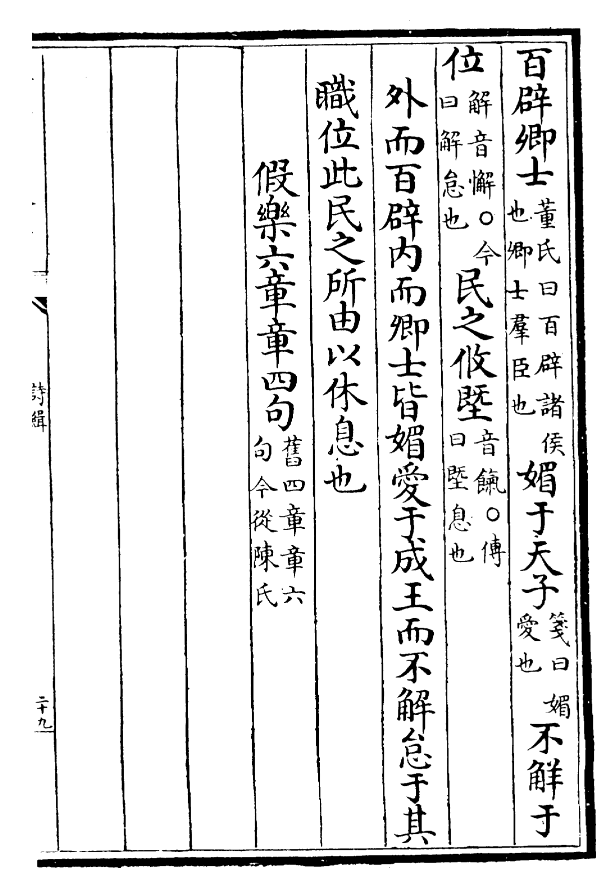
成王之威儀抑抑然謹密其德音言語秩秩然有常

言行皆盛德之所著見故能無所咎怨無所憎惡推誠樂與惟循用羣臣之賢匹耦於已者言志同道合也此章與上章一體不諐不忘為率由舊章言之也無怨無惡為率由羣匹言之也○音聲也德音有德之聲音也言語教令聲名皆可稱德音此詩德音秩秩可以為言語教令不可以為聲名皇矣貊其德音可以為教令聲名不可以為言語南山有臺德音不已德音是茂及有女同車德音不忘車舝德音來括

皆聲名也小戎秩秩德音鹿鳴德音孔昭日月德音無良邶谷風德音莫違皆言語也

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傳曰朋友羣臣也○朱氏曰燕安也言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詩記曰泰誓云友邦冢君酒誥云太史友内史友則朋友者今百辟卿士言之也○今曰朋友即下文百辟卿士燕及朋友猶燕及皇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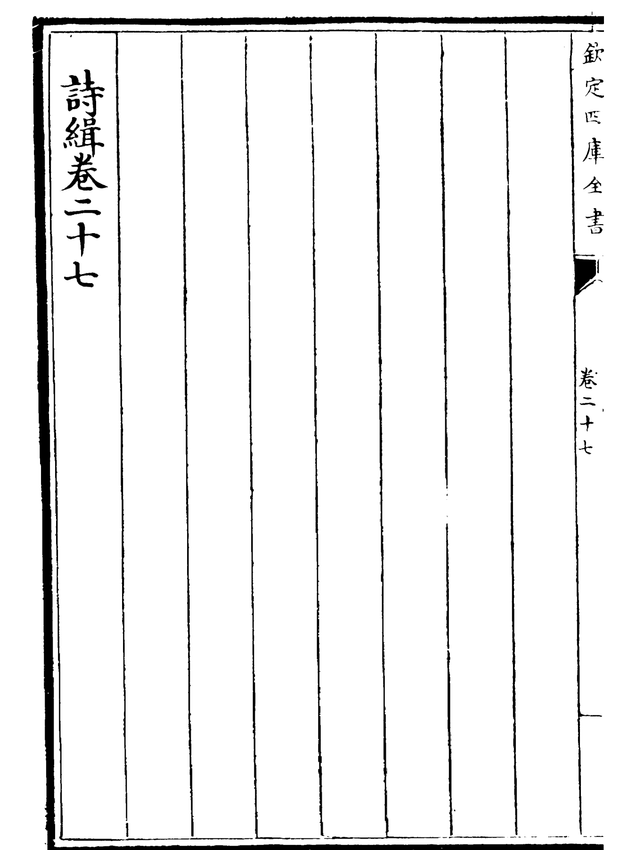
成王受福無窮故於天下之治惟總其大綱大綱舉而小紀自隨則太平極治可傳於永久此無窮之福也羣臣與國同休是安及羣臣也



百辟卿士董氏曰百辟諸侯也卿士羣臣也媚于天子箋曰媚愛也不解于位解音懈○今曰解怠也民之攸塈音餼○傳曰塈息也

外而百辟內而卿士皆媚愛于成王而不解怠于其職位此民之所由以休息也

假樂六章章四句舊四章章六句今從陳氏



詩緝卷二十七

謹案卷二十六第八頁後二行隅閡華戎刋本脫隅字據西京賦增

第九頁後七行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之度刋本脫之字今增

第十三頁後六行闞駰以為本周之程邑也刋本程訛成據漢書地理志注改

第十五頁前三行未嘗大聲音於顏色之間也刋本大訛上今改

第二十八頁後六行後漢郡國志云刋本郡國訛

地理據續漢志改

卷二十七第一頁後三行帶以弓韣刋本弓訛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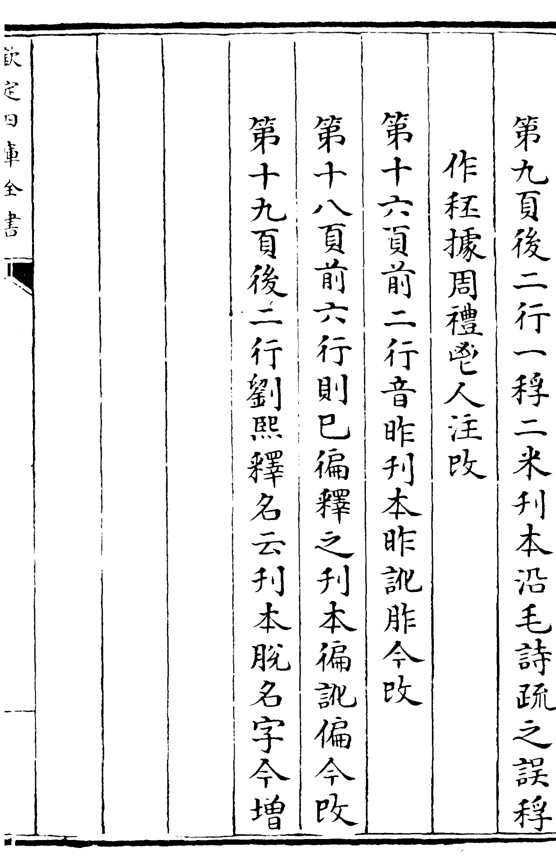
據詩毛傳及禮記月令改

第四頁後五行楚世家云陸終娶於鬼方氏一段

案史記楚世家無此文惟索隱載世本云陸終

娶鬼方氏之妹曰女嬇則此疏所引應是老本

訛為楚世家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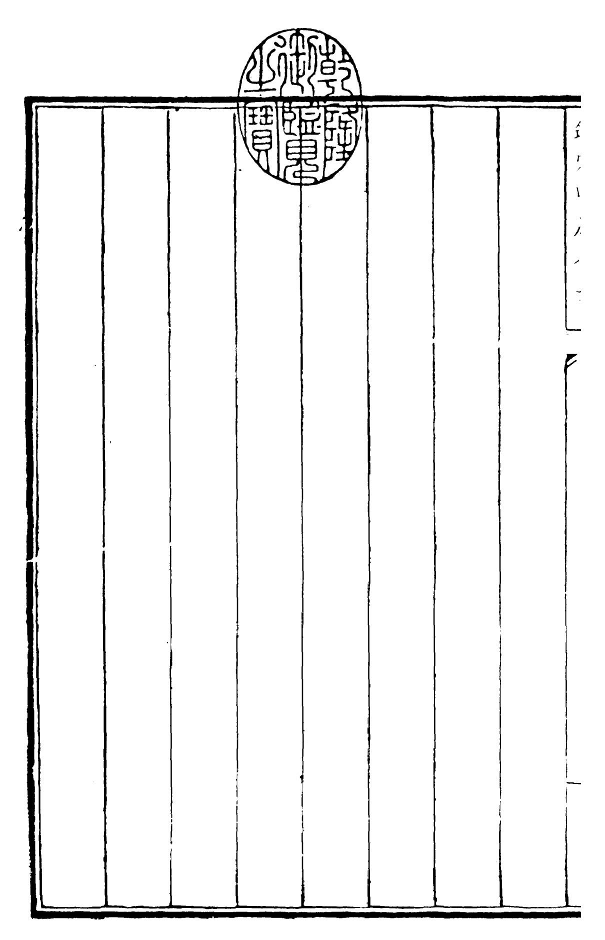
第九頁後二行一稃二米刊本沿毛詩疏之誤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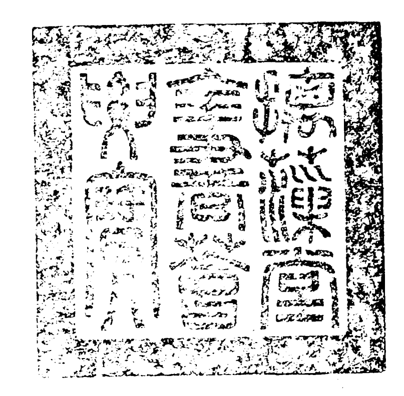
作秠據周禮鬯人注改

第十六頁前二行音昨刊本昨訛胙今改

第十八頁前六行則已徧釋之刊本徧訛偏今改

第十九頁後二行劉熙釋名云刊本脫名字今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莊寶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緝卷二十八至三十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詩緝卷二十八

宋 嚴粲 撰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涖音利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箋曰公劉后稷之曾孫而獻是詩也箋曰成王始幼少周公居攝政及歸之成王將涖政召公懼成王尚幼稚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作詩美公劉以戒之也○詩記曰史記云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孫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脩后稷之業窋竹律反○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懲其逸蓋召公之志也

篤公劉傳曰篤厚也○今曰公劉克篤前烈○釋文曰王云公號劉名也尚書傳云公爵劉名也王基云公劉字也○詩故曰周人以諱事神王者祫百世召公不當舉名然則公劉其號也

匪居匪康箋曰康安也

迺埸迺疆埸音亦○信南山傳曰埸畔也○董氏曰疆界也埸疆皆田之界畔然詩言迺埸迺疆當有小別疆如封疆所包者廣故王氏於信南山言疆者為之大界然則埸是小界今之小田塍也

迺積迺倉積如字○董氏曰積委積也此委積音餧恣○朱氏曰積露積也

迺裹餱糧裹音果餱音侯○今曰餱乾食也解見伐木糧食米也

于橐于囊橐音託○傳曰小曰橐大曰囊○疏曰宣二年左傳稱趙盾見靈輒餓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橐唯盛食而已是其小也簞食與肉寘橐是乾餱盛于橐也哀六年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內可以容人是其大也○今曰東

方朔傳云奉一囊粟是糧米盛于囊也奉音俸思輯用光輯音集○今曰書輯五瑞註云斂也此輯之也亦聚集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箋曰干盾也盾食允反○戈解見曹候人○傳曰戚斧也揚鉞也鉞音越○詩記曰左傳工尹路曰君王命剥圭以為鏚柲注鏚斧也柲柄也柲音秘○疏曰鉞大而斧小六韜云大阿斧重八斤一名天鉞爰方啓行朱氏曰方猶始也

首章述公劉在西戎謀遷於豳也自后稷封於邰傳子不窋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失其官竄于西戎不窋之孫公劉自西戎而遷于豳遷國安民非篤厚者不能故言篤厚乎公劉也以下乃述厚民之事

唯篤厚故能厚民也公劉之在西戎不敢居處不敢安寧謂不安於夷狄之陋謀為遷豳之計也將欲遷國必先聚糧治兵故迺埸以治其田之小䟽迺疆以治其田之大界乃蓄其露積乃實其倉廩既已富乃戚其乾餱于小槖戚其糧米于大囊思以斂集其民而光顯其國遷國則民易離散故必有恩意斂集之也於是弓矢則張之又有干盾戈戟戚斧揚鉞於是方開路而行以遷於豳焉詩記曰毛鄭以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避難

遷於豳且以為在部有疆場積倉為夏人迫逐乃棄而去攷之是章意象整暇不見迫逐之事以國語史記參之蓋自不窋已竄于西戎至公劉而復興疆場積倉內治既備然後裹糧治兵拓大境土而遷都于豳焉國都雖遷向之疆場積倉固在其封內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傳曰胥相也相去聲○今曰聿來胥宇既庶既繁箋曰庶衆也繁多也既順迺宣曹氏曰順樂從也○陳氏曰宣導也而無永嘆平聲陟則在巘研之上○釋山曰重甗隒甗音巘隒音儼○郭璞曰山形如累兩甗甗甑也○釋文曰毛云小山別於大山與爾雅異復降在原何以舟之傳曰舟帶也維玉及瑤音遙○今曰瑤美玉也玉泛言之瑤言玉之美者鞞琫容刀○鞞音丙琫必孔反亦作鞛鞞琫解見瞻彼洛矣○

疏曰此傳云鞞下飾以下不言其飾故指鞞之體云下飾也○朱氏曰容刀其中容刀也

次章述至豳相宅也篤厚乎公劉也往相廣平之原地以居其民其民既庶而衆矣既繁而多矣庶即繁也言庶而又言繁見歸者愈多也衆多則宜意嚮難齊今皆順從而樂遷矣公劉猶恐民之初遷有懷不能以自達迺復宣導在下之情欲人人皆得其所也盤庚之民必再三宣導而後順從今既順乃宣則本無扞格而上猶慮其壅蔽也故歡欣交逌無有永嘆

而不滿者非民咨胥怨之比也民見公劉升則在巘山之上以觀其形勢復下而在原以察其處所反覆相視以民居為重遂言公劉登陟之際何所佩帶乎惟玉及美玉之瑤又有鞞鞛其上飾有琫以容其刀也稱公劉佩服之美者承上文而無永嘆述斯民喜之之情也黃氏曰詩人之情其惡是人也必言其車服之盛佩玉之飾以見其不足以稱之其喜是人也亦必言其車服之盛佩玉之飾以見其足以稱之○緜迺宣蕙迺畆言之則為宣導溝洫此迺宣承旣順言之下云而無永

嘆則為宣導下情

篤公劉逝彼百泉箋曰逝往也○張子曰只看百泉之往處便知地形也瞻彼溥原溥音普○箋曰溥廣也迺陟南岡箋曰山脊曰岡迺覯于京傳曰覯見也○箋曰絕高為之京○李巡曰丘之高大者曰京○今曰此乃覯于京非岐周地名之京故鄭氏以為絕高為之京謂高丘耳○有考見文王京師之野傳曰是乃大衆所宜居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始于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為京師曰嬪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周之京也王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猶晉之言新絳故絳也公羊以為衆大非也于時處處音杵于時廬旅傳曰廬寄也○疏曰地官遺人云十里有廬是舍之名賓客寄舍其中衛戴公廬於漕遺去聲于時言

言傳曰直言曰言○疏曰謂一人自言○蘇氏曰言言施教令 于時語語傳曰論難曰語○疏曰謂二人相對○蘇氏曰語語議政事

三章述營度邑居也篤厚乎公劉也其營京邑也自下觀之則往彼衆水所聚之處又望彼溥廣之原自上觀之則升彼南山之岡脊乃見高大之京丘可居也此京地乃衆民所宜居之野於是經畫以定之於此作民居以處其處者於此作客舍以廬其旅者於此施教令於此議政事各有其所見規模整整也處

謂居民旅謂賓旅也○百泉衆水也今地理家言衆水所聚為得水也曹氏據杜佑云百泉在漢為朝那縣屬安定郡在唐為百泉縣屬平涼郡魏於其地置原州唐因之當是其地因詩百泉而得名猶因杜詩不夜月臨關後人遂置不夜關耳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濟之上俾筵俾几箋曰俾使也既登乃依毛如字鄭上聲○傳曰賓登席依几乃造其曹造音慥○箋曰造適也○傳曰曹羣也執豕于牢傳曰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殺所戒反○疏曰饗禮當烹太牢以飲賓此唯用豕

新至豳地殺禮也晉語云大任溲於豕牢而生文王即牢是養豕之處燕禮羞定乃納賓此賓升乃執豕者其賓執豕在登席之前欲使賓與殽酒各自相近故也溲音捜作溲同小便也

酌之用匏（音庖）○傳曰酌之用匏儉以質也○疏曰匏是自然之物故云儉儉且質也

食之飲之（食音嗣 飲音蔭）君之宗之 傳曰宗尊也

四章述宮室既成而落之也篤厚乎公劉也於此高丘之京依而居之謂宮室既成而安其居也於是與羣臣飲酒以落之其禮容之盛蹌蹌濟濟然公劉使人為之設筵使人為之設几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

矣前乎此公劉使人造適其牧豕之羣執豕於牢中以為飲酒之殽其酌此酒用匏為爵公劉之於羣臣旣設饌以食之設酒以飲之禮雖簡儉羣臣君之尊之不失敬也

篤公劉旣溥旣長箋曰溥廣也旣景迺岡傳曰考於日景參之高岡○今曰地官大司徒正日景以求地中注景如字本或作影非相其陰陽相去聲○箋曰相其陰陽寒暖所宜觀其流泉疏曰流泉所以灌漑其軍三單箋曰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為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羨延之去聲○疏曰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羨

其餘為羨羨謂家之副丁也度其隰原度音鐸徹田為糧箋曰什一而稅謂之徹○李氏曰周之徹法最為盡善自公劉始後世從而守之度其夕陽傳曰山西曰夕陽○箋曰夕陽者豳之所處也○疏曰豳在其山之西不知是何山也書傳說大王去豳踰梁山注云梁山在岐山東北然則豳國之東有大山者其唯梁山乎豳居允荒豳解見豳譜○傳曰荒大也

五章述辨土宜制軍賦也篤厚乎公劉也所遷之地既廣矣既長矣既揆之日景以定其東西於是升高岡以相其陰陽寒暖之宜觀其水泉灌溉之利將以治田疇也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三軍以其餘卒為羨

今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唯單而已無羨卒也又於是度其隰田原田之多少以什一之徹法取於民以為糧食地利肥磽不同故必度之而後可以制賦三軍唯單賦法以徹兵食皆不病民厚之至也豳國在梁山之西故言自公劉相此夕陽之地以建豳居信乎其荒大也美其遷國之善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傳曰館舍也○朱氏曰客舍也○補傳曰始言斯館卒言止旅蓋以處新甿也涉渭為亂傳曰正絶流曰亂○朱氏曰舟之絶流横渡者也取厲取鍛丁亂反○

朱氏曰厲砥石也○止基廼理解頤新語曰止爰衆爰疏曰鍛者治鐵之名基居止之基

有夾其皇澗傳曰皇澗名也遡其過澗過平聲○傳曰遡嚮也過過澗名也止旅

廼密今曰止旅來止之旅芮鞫之即芮如銳反本又作汭鞫音菊○蘇氏曰芮水出吳山西北東入涇芮鞫芮水之外也○今曰西漢地理志扶風汧縣注云芮水出西北東入涇引此詩為證蘇說是也毛以芮為水涯鄭以為水之內今不從汧音牽○箋曰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疏曰即就也

末章述處新甿也新甿之至者公劉為作館以居之將作此館舍先使人涉渡渭水乘舟橫渡為亂而過取厲刃之石又取所鍛之鐵以治其器用既定居止

之基廼疆理其田畝其相續而來者愈多愈有於是或有夾皇澗而在澗兩邊以居者或有遡過澗而開門向水以居者既而來止之旅日以益密皇澗過澗之旁不足以容之於是又就芮水之外而居之詩記曰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摹日廣有方興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既兆於此矣○鍛毛氏以為石朱氏以為鐵今考鍛打鐵也其字從金碫者礪也其字從石此鍛從金則當為鐵嵇康好鍛是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洞酌洞音迥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疏曰言為民父母是有道德

洞酌彼行潦音老○傳曰洞遠也行潦流潦也○疏曰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

挹彼注茲挹音邑可以餴饎餴音分字亦作饙饎音熾○釋文曰餴蒸米也○傳曰餴餾也饎酒食也餾音溜○疏曰說文云一蒸米也然則蒸米謂之餴餴必餾而熟之非訓餴為餾也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言使人遠往酌取流行之雨潦置之大器待其澄清又挹取之於彼大器之中注之於此小器之中猶可

灌沃餴米以為酒食此薄陋之物而可以祭祀使天饗之者由設祭者是豈樂弟易之君子而為民之父母也祭不必用行潦甚言不在物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音雷○傳曰濯滌也罍祭器○疏曰春官司尊彝云四時之祭皆有罍是罍為祭器也卷耳云我姑酌彼金罍則饗燕亦有罍以此論祭事故言祭器耳

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音槩○傳曰溉清也○疏曰溉亦洗之使清潔

豈弟君子民之攸塈音餼○傳曰塈息也

洞酌三章章五句

卷阿卷音權　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劉公疏曰卷阿末句云矢詩不多維以遂歌是總結之辭三篇次第元是召公作之先後公劉言成王將涖政而獻是詩明下兩篇亦是涖政之時俱獻之也

經言君子又言吉士君子者尊貴之稱士者衆多之目其曰藹藹吉士維君子使是吉士者君子所引善類而君子者吉士之宗主也故經以鳳凰之希有喻君子以羽聲之衆多喻吉士也序言求賢用吉士賢

指經中之豈弟君子吉士指經中之藹藹吉士也謂求豈弟君子以任用吉士也成周之朝吉士雖衆多不可無大賢以為之統盟公劉泂酌卷阿三詩皆成王涖政康公作之以戒王也周公有明農之請將釋天下之重負以聽王之所自為康公慮周公歸政之後成王涉歷尚淺任用非人故作卷阿之詩反覆歌詠有言之不盡之意欲以動悟成王若曰周公欲歸政矣王所倚仗者誰歟以壯銳之氣享盛大之業若

任用非人將傷大體王當虛心屈已以求豈弟之賢而任之豈弟君子云者乃篤厚純固盛德之人可以彌性而輔君德可以為則而儀百辟可以為綱而總衆職可以任使吉士而司進退人物之權此其責任至重前乎此者周公實任之王盍求其可以任周公之事者而繼之乎苟求其人而未得則周公其可以遂明農之請乎康公所以動悟成王者其辭婉矣周召同心如此乃知周公居東之初成王未悟之日伐

柯九罭等詩人心顒顒謂朝廷一日不可無周公在召公必不但默也史傳略耳

有卷者阿傳曰卷曲也○箋曰大陵曰阿飄風自南飄如字從韻書本注音瓢○傳曰飄風回風也○䟽曰李巡云旋風也檜風云匪風飄兮何人斯云其為飄風彼皆不言自南故以為惡此言從長養之方故為喻善○今曰南溫厚之氣風自南則得溫厚之氣故能長養萬物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傳曰矢陳也○今曰釋文云矢陳也直也矢其音謂直陳其音如矢口成文之矢也

興也阿不曲則風無自而入故必有卷然之阿而後

自南長養之風飄回而入喻人君能虛心屈已而後足致豈弟之大賢也誠使豈弟君子來而與王游來而就王歌以直陳其聲音使之盡吐其所欲言而無所顧慮則薰陶漸染所以養成君德者亦如南風之養物矣

伴奐爾游矣伴奐音判喚徐音畔換○箋曰伴奐自縱弛之意○今曰安肆之意優游爾休矣錢氏曰優游閒暇貌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王氏曰彌者充而成之使無閒之謂也○釋文曰彌益也似先公酋矣酋音遒慈秋反○傳曰似嗣也酋終也

承上章言賢者既來游矣爾成王當與之安肆而游處閒暇而休息從容欵密與之浹洽則此豈弟之賢必有薰陶漸染之功而使爾彌益其德性以繼嗣先公之業而克終矣彌性非矯揉彊勉之所及唯有德之賢朝夕與之游處久而與之俱化耳不言先王而言先公不忘所起之艱難也

爾土宇昄章 昄音反韻又音版○錢氏曰土疆土也宇宇内也○傳曰昄大也○蘇氏曰章著也

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成王承文武之緒其土宇昄大而章著大則疆理混一章則法度修明亦甚厚而不可加矣豈可任非其人而敗壞之乎惟得豈弟之賢而用之以彌益其德性則百神歆饗之皆以汝為主矣有天下者祭百神社稷宗廟之主也

爾受命長矣陳氏曰長累世已久茀禄爾康矣茀音弗○箋曰茀福也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嘏音假○箋曰純大也○蘇氏曰嘏福也

爾受天命其傳已久福禄已安矣周以積累之久而

後興故享之而安也然豈可任非其人而斲喪之乎惟得豈弟之賢而用之以彌益其德性則大福爾可常享矣二章三章四章皆言彌性者謂此豈弟之賢闗君德之涵養成就而非小有材者所能與也

有馮有翼馮音憑○傳曰馮依也翼輔翼也○蘇氏曰在前則有馮在側則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王氏曰以引引其前以翼翼其左右○劉氏曰引其君以當道子欲左右有民汝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箋曰則法也

馮翼孝德之人即藹藹吉士也成王左右前後有可

為馮依者有可爲輔翼者有孝行者有賢德者凡此

諸賢王能有之以引導輔翼其身矣然必得豈弟之

大賢以爲四方之法而儀刑百辟也○說者多以四

方爲則非人臣之事遂以豈弟君子爲斥成王然首

章來游來歌便說不行吉甫萬邦爲憲申伯文武是

憲山甫式是百辟嘉賓是則是傚皆人臣事也詩記曰賢

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

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

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故宣王

之在内者唯云張仲孝友而蕭望之亦謂張敞材輕

非師傅之器皆此意也

顒顒卬卬傳曰顒顒温貌卬卬盛貌○箋曰顒顒體貌敬順卬卬志氣高朗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聞音問○箋曰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豈弟君子四方為綱箋曰綱者能張衆目

外之體貌顒顒然敬順內之志氣卬卬然高明其德如玉之圭璋表裏純一也人聞之有善聲譽人望之有善威儀此豈弟之君子可以為四方之綱也綱舉則目張謂總提綱維也○説者以顒顒卬卬而下為

成王非也假樂嘉成王故稱穆穆皇皇此詩以成王初涖政而戒之則不當過為稱譽之辭也

鳳皇于飛傳曰鳳皇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皇　翽翽其羽翽音誨○傳曰翽翽衆多也○箋曰羽聲也○曹氏曰說文云翽翽飛聲也飛而有聲則衆羽也鳳皇希見之鳥不應羣飛之衆如此則翽翽其羽者乃鳳皇飛而衆鳥從之也說文云鳳飛羣鳥從之以萬數　亦集爰止箋曰爰于也

藹藹王多吉士蘇氏曰藹藹衆多也　維君子使今曰此君子即前數章所稱豈弟君子　媚于天子也

因時鳳至故以喻賢者鳳飛鳥之出乎其類者衆鳥

所慕也鳳皇于飛而翽翽然衆羽之聲亦集於所止之地猶大賢用而善類樂附之從其類也今王朝之上吉士藹藹衆多矣然必得大賢君子為之宗主而器使之則聲應氣求各盡其心以媚愛于天子矣言王多吉士是王已有之吉士見於已用者成周人材最盛而可以當鳳皇之喻為人材之統盟者捨周公其誰哉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傅音附○箋曰傅猶戾也藹藹王多

吉人維君子命箋曰命猶使也媚于庶人箋曰親愛庶人謂無擾之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曹氏曰高岡衆人所見聞也梧桐生矣疏曰梧桐一木耳○曰梧桐青桐也○山陰陸氏曰梧一名櫬即梧桐也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華淨妍雅極可愛故多近齋閤種之梧橐鄂皆五焉其子似乳綴其橐鄂生多或五六少或一二飛鳥喜巢其中莊子所謂桐乳致巢是也今亦謂之桐子于彼朝陽傳曰山東曰朝陽○疏曰朝先見日也○曹氏曰向陽而易茂也

菶菶萋萋菶布孔反○傳曰梧桐盛也雝雝喈喈傳曰鳳皇鳴也

言今鳳皇巳鳴矣其鳴在于高岡之上衆所聞見喻大賢處高顯之地非潛伏側陋也此大賢非有道不

見如鳳皇非梧桐不棲今梧桐已生矣其生在於朝陽之地向陽則易茂喻今太平之時也有其人又有其時如梧桐菶菶萋萋而茂盛鳳皇雝雝喈喈而和鳴君臣遇合之盛如此也康公所指豈難知哉成王可以黙會矣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箋曰庶衆也 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箋曰閑習也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此君子其車已衆而多矣其馬既閑習而能馳矣言

其爵位尊顯錫賚已厚所謂大賢可為多士之宗主者此其人也我陳詩之意初無多說只為此一事耳維王歌詠之深味乎吾言可也康公三詩皆作於成王將涖政之初公劉泂酌皆直述之辭唯卷阿宛轉反覆使人再三歌詠而後悟蓋其深意所寓實在此篇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江漢箋曰召穆公名虎○江漢疏曰康公十六世孫○朱氏曰

厲王名胡成王七世孫○疏曰夷王子○周語上云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朱氏以此詩乃同列相戒之辭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其説是也詩言以定我王又言以為王休又言戎雖小子皆語同列之辭

以詩之辭戒同列所以刺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汔欣之入○箋曰汔幾也康安也○孫炎曰汔近也○今曰幾舊音祈易汔至亦未繘井彼注云幾也音祈或音機此詩訓幾為庶幾當音機也繘音聿惠此中國箋曰惠愛也○傳曰中國京師也以綏四方箋曰綏安也○傳曰四方諸夏也無縱詭隨詩記曰詭音究○今曰詭詐也懷詐面從也以謹無良今曰無良不善也式遏寇虐曰一言而喪邦曰惟予言而莫予違則詭隨之人誠覆邦家之人也無縱詭隨乃所以謹無良而遏寇虐也憯不畏明憯音慘○錢氏曰憯痛也明明人所共見也柔遠能邇能毛如字鄭音耐○傳曰柔安也○今曰以柔撫之中庸所謂柔遠人也能謂能其事猶言克家也以定我王

穆公戒同列之用事者言國以民為本民勞則國危令周民亦疲勞矣庶幾可以小安之乎京師諸夏之根本愛此京師則可以安天下也對夷狄言之則總諸夏為中國對四方言之則指京師為中國也詭隨者心知其非而詐順從之此姦人也書所謂面從孟子所謂面諛也人見詭隨者無所傷拂則目為善良不知其容悅取寵皆為自利之計而非忠於所事實非善良之士也苟喜其甘言而信用之足以召禍亂

致寇虐但權位尊重者往往樂軟熟而憚正直故詭隨之人得肆其志是居上位者縱之為患也今戒用事者無縱此詭隨則可以謹防無良之人用遏止其寇虐此理明甚可痛其不畏明也遠謂夷狄邇謂中國治道略外而詳內夷狄則撫柔之而已中國則禮樂之治甚詳故必能其事也惟柔遠能邇者可以安吾君而何取於詭隨乎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箋曰休止息也惠此中國以為民逑音求○箋

曰逑聚也○李氏曰言使民無離散也 無縱詭隨以謹惛怓惛怓音昬讀猶讙譁也○補傳曰惛怓惑亂人主也箋曰惛怓曰惑亂人主也 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箋曰勞猶功以為王休箋曰休美也

無縱詭隨之人以防其惛怓惑亂主聽也爾前有功於國今勿棄其前功則為吾君之美謂使其君安富尊榮也不然敗君之事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傳曰息止也 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今曰無有窮極謂無所不至也罔極解見衛氓 式遏寇虐無俾

作慝傳曰慝惡也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詭隨之人無所不至所謂罔極也無縱詭隨而必近有德謂遠佞而親賢然非脩身則賢不可得而親故必敬謹威儀而後可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音器字亦作憩○傳曰愒息也惠此中國俾民憂泄音曳又音薛○傳曰泄去也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傳曰厲惡也○補傳曰醜厲猶言醜惡也式遏寇虐無俾正敗箋曰敗壞也無使先王之正道壞戎雖小子箋曰戎猶女也○今曰小子指用事之人也而式弘大箋曰式用也弘猶廣也

詭隨之人終必召亂是為醜厲也又戒其同列之用事者云汝雖小子而所用事甚大關於邦之興喪不可不謹也豈可樂佞諛而縱詭隨乎○舊說以此詩戒雖小子及板詩小子蹻蹻皆指王小子非君臣之辭今不從二詩皆戒責同寮故稱小子耳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李氏曰無殘敗之禍也無縱詭隨以謹繾綣音遣犬○蘇氏曰繾綣小人之固結君子者也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氏曰正敗者敗而已未盡反而為不正也正反則無正矣○曹氏曰以是為非以惡為

善一切相反則亡無日矣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此詩五章言無良惽怓罔極醜厲繾綣皆極小人之情狀而總之以詭隨葢小人之媚君子其始皆以詭隨入之其終無所不至孔子所謂佞人殆也召公稱厲王而告之言我欲使爾如玉無瑕可指故用此大諫於王也謂其戒同列者即所以諫王上行而下傚故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音版凡伯刺厲王也箋曰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為王卿士○疏曰僖二十四年左傳云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瞻卬凡伯刺幽王春秋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世在王朝蓋畿内之國祭側界反

朱氏以此詩為切責其寮友用事之人而義歸於刺王與上篇同味詩意信然

上帝板板釋訓曰板板僻也○傳曰反也○疏曰邪僻即反戾之義下民卒癉丹之上○箋曰卒盡也○傳曰癉病也

出話不然話淮之去○朱氏曰不然不合理也為猶不遠

靡聖管管李氏曰人苟知有聖人之法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苟作其心既無聖人則矯誣詐偽何

所不至哉○箋曰管管以心自恣○曹氏曰管小物也蔑棄聖人而管管然自用其私智其所見亦小不實於亶傳曰亶誠也　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一章至五章皆切責寮友之辭厲王邪僻凡伯不欲斥王而歸之於天曰上帝板板然反其常道使下民盡病矣今爾羣臣當有嘉謀嘉猷以扶持之今乃出言不合於理為君謀事又不能遠其心以為無聖人管管然以淺見自用故矯誣詐偽不實於為誠信而偽為誠信惟汝之謀猷不遠我是用作此詩以大諫

正於汝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傳曰憲憲猶欣欣也天之方蹶音貴○傳曰蹶動也無然泄泄音曳○今曰左傳其樂也洩洩注云舒散也韻洩亦作泄朱氏孟子解云怠緩之貌曹氏以為盤樂怠傲之意其說一也辭之輯矣輯音集○傳曰輯和也民之洽矣傳曰洽合也辭之懌矣懌音亦○傳曰懌悦也民之莫矣傳曰莫定也○今曰求民之莫

天方艱難禍亂將作汝衆人無為是憲憲然欣喜而不知憂懼也天方震動民將不安汝衆人無為是泄泄然怠緩而不思勉勵也汝惟不知憂患故各逞私

意議論矛盾耳於是又戒之言爾寮友之相與若言辭輯睦而相孚則下民洽比矣若言辭悅懌而相得則下民安定矣謂方時多艱惟同心謀國議論和協則庶幾民可安耳○舊說辭為王者出令然尋繹經意上承憲憲泄泄之文下接我雖異事之章皆切責寮友之言中間攙入王者出令之事則上下辭意皆無倫序矣此詩首章責同寮出話不然為猶不遠故二章因戒之以言論之間宜相和協謂爾之出話為

猶徒執一已之見者未必有深長之慮而惟寮友之
間和同商議庶幾合謀并智可以措民於安耳然愚
而自用者終不能舍已而從人故三章言我即爾謀
聽我囂囂四章言匪我言耄爾用憂謔謂已以善言
告之而不見聽也善言既不見聽乃大言虛誕諛言
阿附善人見其如此不肯復言矣故五章言無為夸
毗善人載尸也前五章皆說寮友議論不相恊猶小
旻詩六章其前五章皆說謀猶之不臧也逹觀上下

章旨知辭之輯懌非謂王者出令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傳曰寮官也我即爾謀聽我嚻嚻音遨○傳曰嚻嚻猶謷謷也謷音敖○疏曰謂傲慢其言而不聽之我言維服今曰服行也說命說乃言惟服注云其言皆可服行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音饒○傳曰芻蕘薪采者○疏曰芻者飼馬牛之草蕘者供燃火之草

我雖與汝所職之事各異乃與汝同官俱為卿士我就汝謀忠告而善道之汝聽我言乃嚻嚻然傲慢而不受我所言乃可服行汝無笑之古之賢者有言云

有事當謀之芻蕘之人芻蕘之賤尚當謀之況我與汝同寮乎此章言寮友之間議論不合其辭之不輯懌可想見矣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虛虐反○蘇氏曰戲侮也老夫灌灌音貫○傳曰灌灌猶款款也○疏曰至誠款實小子蹻蹻音臄○今曰小子承上章同寮之文指用事之人也○傳曰蹻蹻驕貌○李氏曰說文舉足高是驕之意匪我言耄音帽爾用憂謔多將熇熇許酷反○傳曰熇熇熾盛也○李氏曰說文火熱貌不可救藥疏曰如人病甚不可救以藥○王氏曰列子云曾不發藥乎左氏云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天今方將為虐有喪亡之禍汝無如是謔謔然戲侮而不知憂懼也我老夫涉歷已多知亂亡之將至則灌灌然欵誠以告汝汝後生小子乃蹻蹻然驕慢安其危而利其菑以我之言為老耄而昏繆也然我所言實非老繆乃女以可憂之事為戲謔耳積惡愈多將熇熇然如火之熾盛不可救止而藥治之也此章又見其議論之不相合矣○舊說以小子指王今不從

天之方懠音劑○傳曰懠怒也無為夸毗也夸音誇○朱氏曰夸大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威儀卒迷善人載尸王氏曰善人載尸則不言不為飲食而已民之方殿屎殿顛之去郭音玷屎音熙○傳曰殿屎呻吟也則莫我敢葵箋曰葵揆也○今曰無以曾采菽天子葵之喪亂蔑資傳曰蔑無也○今曰無以為資言無生生之計也

莫惠我師

夸謂大言虛誕毗謂諛言阿附天令方降威怒汝衆人無為夸大毗附也今衆人之威儀盡迷亂其有號為善人者亦如祭祀之尸不言不為矣天下之民方

殿屎呻吟莫有敢揆度其事者民遭喪亂無以為資曾莫有施惠我衆民者皆責之辭也

天之牖民曹氏曰說文云在屋曰囱在牆曰牖囱音牕○錢氏曰開明也如壎如篪壎音喧篪音池壎篪解見何人斯○傳曰壎篪言相和也如璋如圭傳曰璋圭言相合璋合二璋則成圭如取如攜傳曰取攜言必從也○疏曰物在地上手舉攜之攜無曰益牖民孔易音異鄭音亦民之多辟音辟無自立辟音闢○傳曰辟法也

六章泛言治民之道也言人心本虛明以物欲窒之則如牖然冥昧罔覺苟能順天之理以開明人心如

開牖於牆復其本然之明也如壎箎之相和壎唱而箎和言必應也如璋圭之相合合二璋而成圭言必同也如往取物之必得如手攜物之必從也攜而必從非別立一道以增益之也因其所固有耳牖民之道甚易也今民雖多邪辟而本然之天自若亦唯因其固有而開明之耳勿自立法以彊之自立法則是益也非天也六章至八章皆責寮友而因以誨王也

价人維藩价音界藩音蕃○傳曰价善也○疏曰藩者園圃之蘺　大師維垣大今如字

舊音泰○王氏曰大師大衆也○傳曰垣牆也大邦維屏音丙○箋曰大邦成國諸侯也大宗維翰王氏曰大宗巨室也○傳曰翰榦也○榦解見文王維周之楨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七章泛言用人之效也言善人所以為藩籬大衆所以為垣牆大邦所以為屏蔽巨室所以為翰榦國家所恃在此數者茍能使懷我之德則無有不寧矣又同姓之宗子所以為城之固亦當保安之勿使此城有壞無至於獨居而可畏懼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傳曰戲豫逸豫也敬天之渝箋曰渝變也無敢馳驅傳曰馳驅自恣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傳曰王往也昊天曰旦傳曰旦明也○今曰天曉曰旦故為明信誓旦旦是也及爾游衍○延之去又音演傳曰游行也衍溢也

八章泛言敬天之誠也言當敬天之威怒無敢戲謔逸豫又當敬天之災變無敢馳驅自恣戲豫即無逸所謂耽樂馳驅即無逸所謂游田也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皆謂之旦常與汝出入往來游溢相從

視人善惡可不謹乎張子曰此言天心虛靈之氣徧體萬物之中其鑒察如在左右而不遺也詩人之言鬼神也如此又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

板八章章八句

詩緝卷二十八